蜀山劍俠傳/090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目錄

蜀山劍俠傳

◀上一回

第九十回　施詐術 誆走鎖心錘　奮神威 巧得霜角劍

下一回▶

金蟬喊一聲：「來得好！」左臂搖處，飛起那道紫光迎敵。那青光一見紫光，倏地往下便落。衆人知是誘敵之計，便跟着金蟬一起降落。許飛娘首先迎上前來，見着金蟬說道：「你這小孩子太不曉事，你纔出世幾年，有多大本領，也隨着這些無知之輩來此胡鬧？此地有毒龍尊者與五鬼天王擺下的魔陣，設下天羅地網，少時發動地水火風，無論多大本領的人，入陣便成碎粉。我看在你母親分上，又見你年紀雖幼，資質不差，急速聽我良言，迴轉峨眉，閉門學道，免得玉石俱焚，悔之晚矣！」金蟬也不着惱，笑嘻嘻地說道：「好一個不識羞的道婆！我在九華常聽你對我母親同餐霞師叔說，你自混元賊道死後，看破塵緣，決意閉門修參正果，永不參與外事。誰知你口是心非，前次慈雲寺代法元約請了許多妖僧妖道，自己卻不敢露面，在害了許多狐羣狗黨受傷死亡，把你賊徒薛蟒也鬧成了一個獨眼賊。還不覺悟，又到此和一羣魔崽子興風作浪，大言欺人。我母親說你劫數未盡，三次峨眉鬥劍，管叫你死無葬身之地。小爺念你修行不易，又看在你同我母親認識，平素雖然暗中興妖作怪，表面上尚是一味恭順，故此網開一面，放你逃生，急速遁回黃山，免與魔崽子同歸於盡。」許飛娘適纔一番話，固然語帶譏刺，其實也真是愛惜金蟬，一半含有好意。不想被金蟬這一頓數罵，不由怒往上昇，罵道：「你們與青螺爲仇，倚強欺人，原不與我相干。怎奈你們峨眉素來號稱教規最嚴，爲何勾引我的孽徒司徒平叛教背師？我到此專爲清理門戶，懲治叛徒，扶弱鋤強。小業障竟敢不聽良言，侮慢尊長，本當用飛劍將你斬首，念你年幼無知，我也不屑於與你這乳臭未乾的小

兒動手。急速下去，喚你們一個主腦人上前與我答話。」金蟬笑罵道：「不識羞的潑賤！你配做誰的尊長？與我同來的諸位前輩、同門道友，俱都本領高強，不值得與你這潑賤動手。你不用賣乖討好，我倒偏要領教領教。」說罷，左肩一搖，一道紫光直向許飛娘飛去。

許飛娘一聽金蟬張口謾罵，早已怒不可遏。見金蟬劍光飛來，認得是妙一夫人的鴛鴦霹靂劍，知道此劍厲害非常，忙將手一指，指尖上發出一道青光，迎着金蟬紫光，口中罵道：「原來你母親治家不嚴，妄將寶劍傳你，縱容你這小業障如此猖狂。今日管叫你難逃活命！」說罷，手指前面青光，道一聲：「疾！」那道青光竟如出海青龍一般，與金蟬的紫光糾結一起。白水真人劉泉正要上前，對面山坡上閃出一僧一道，一個飛起一根禪杖，一個飛起一道黃光，直朝衆人飛來。劉泉認識那道人也是雲南竹山教中的妖道蔡野湖，便飛起劍光敵住。黃玄極也將劍光放起，迎着那僧人禪杖化成的黃光，喝問道：「妖僧留名！」那僧人罵道：「你家佛爺聖手雷音落楠伽便是。」黃、劉二人正與妖僧妖道相鬥，鐵蓑道人見金蟬劍光有點鬥許飛娘不下，又見敵人方面還有十來個奇形怪狀不僧不道之人站在山坡上一面旗下觀陣，尚未動手。知道那些妖人俱都非同小可，又恐金蟬有失，便飛身上前高叫道：「金蟬且退，待貧道與許仙姑分個高下。」許飛娘本是故意拿劍光絆住金蟬作耍，靜等魔陣發動，將衆人生擒，再將金蟬擒送到妙一夫人那裏，掃掃峨眉臉皮。一見鐵蓑道人飛來，一面迎敵金蟬，一面對鐵蓑道人道：「鐵蓑道友，你無宗派門戶之見，乃是散仙一流，何苦也來參與劫數？聽我良言，此時回山尚是不晚，少時魔陣發動，悔之晚矣！」鐵蓑道人道：「鏟邪除魔乃修道人本分，道友無須多言，讓金蟬下去，待貧道領教道友的劍法吧。」許飛娘冷笑道：「道友既然執迷不悟，少不得一同被擒。小業障口發狂言，決難放他逃生。道友有本領，祇管上前就是。」言還未了，手指處又飛起一道青光，直取鐵蓑道人。鐵蓑道人不敢怠慢，忙將劍光飛出迎敵。

正鬥之間，忽聽四外隱隱雷聲，山坡上面又飛下三個僧人，高聲罵道：「峨眉業障休要倚仗人多，現有白象山金光寺三位羅漢來也！」說罷，各取一把戒刀拋向空中，化成三道白光飛來。心源、陶鈞與七星真人趙光斗剛用飛劍上前迎住，倏地一朵紅雲從空而降，現出一個紅臉幼童。金蟬、鐵蓑道人俱認得來人是五鬼天王尚和陽，忙招呼衆人俱向一處移攏，以防萬一。尚和陽纔一落地，首先飛到坡上，拔起那面大旗，口誦魔咒，往空晃了幾下，立刻慘霧瀰漫，陰風四起，紅焰閃閃，雷聲大作，山坡上一干妖僧妖道俱都沒有蹤影。同時手中魔火金幢正待唸咒祭起，倏地從空中照下一道百十丈五色霞光，光到處先後兩三聲慘呼過去，霧散風消，雷火無功。接着飛下五個妙齡女子，來者正是靈雲、輕雲、朱文、紫玲姊妹。

這時衆人見尚和陽將旗一揮，煙雷四起，敵人除尚和陽一人外俱都不見蹤跡，大喫一驚，各用劍光護住周身，不敢迎敵。金蟬一雙慧眼，看見霧影中一干妖僧妖道一同飛起十來道雜色飛劍飛刀，分頭向各人飛去。金蟬喊聲：「不好！」正要取出彌塵幡展開時，恰好靈雲等趕到。就中女神童朱文見下面山坡上有一童子手執大旗一揮，立刻霧雷齊起，知是敵人妖法，先將寶鏡往下一照。靈雲、輕雲見光影裏兩三個同道正在危急，忙將劍光往下飛去。下面這一些妖僧妖道仗着尚和陽的妖法護身，各將飛刀飛劍放起去殺敵人，絲毫沒有防到上面。就中有八魔請來的神馬谷巴巴廟的兩個番僧，一名宗圓，一名小雷音，見金光寺三羅漢迎敵心源、陶鈞、趙光斗，心源、陶鈞雖然力弱，仗着趙光斗七點紅星還能兼顧，並沒有分出甚麼高下。知道心源、陶鈞劍術平常，容易下手，便在霧影裏飛起兩把飛刀，直取心源、陶鈞。金蟬雖然看見，因爲事在緊急，無法救援。心源、陶鈞又不知霧影裏有人暗算，等到朱文寶鏡照散了煙霧雷火，敵人飛刀業已臨頭。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被靈雲、輕雲兩道劍光飛來，迎着敵人兩把飛刀祇一絞，便即化爲頑鐵墜地。宗圓、小雷音見飛刀被敵人破去，正想使用妖法逃走，被靈雲、輕雲的劍光電閃星馳般追將過來，圍住二妖僧攔腰一繞，腰斬成四截。靈雲、輕雲、朱文、紫玲姊妹也都飛身下來，聯合下面鐵蓑道人等，各用劍光飛上前去。五鬼天王尚和陽見敵人又添幫手，纔一照面便破了煙霧雷火，還傷了兩個同黨，心中大怒，一擺魔火金幢，正待上前。萬妙仙姑許飛娘一眼看見朱文手中持着一面寶鏡，知道尋常魔火法術奈何他們不得，忙喊：「天王且慢動手，祇管去將陣勢發動，待貧道上去迎敵。」一面說着，早將手一指，發出五道青光，迎着靈雲等劍光鬥將起來。其餘妖僧妖道也各將飛刀飛劍上前助戰。當下靈雲、輕雲雙戰許飛娘，七星真人趙光斗、白水真人劉泉與金蟬迎敵白象山金光寺三羅漢朗珠、慧珠、玄珠，鐵蓑道人迎敵聖手雷音落楠伽，黃玄極迎敵竹山教妖道蔡野湖，女神童朱文迎敵巫山牛肝峽穿心洞主吳性，陶鈞、心源雙戰吳性的門徒瘟篁童子金鐸，秦紫玲姊妹合鬥神羊山蝸牛洞獨腳夜叉何明、雙頭夜叉何新、粉面夜叉何載弟兄三人。敵人方面祇有五鬼天王尚和陽不曾動手，他在山坡上將兩手據地，圍着那面大旗倒行急轉，口中唸唸有詞，周身俱有云霧籠罩。衆人知尚和陽在那裏施展妖法，但是俱有敵人迎着動手，不得上前。

紫玲姊妹迎敵蝸牛洞三夜叉，寒萼與獨腳夜叉一照面，差點笑出聲來。原來三夜叉中，以何明生得最爲醜惡：頭如麥斗，凹臉凸鼻，獠牙外露，臉上紅一塊紫一塊，身子卻又細又長，又是天生一隻獨腳，長身細頸托着一個大腦袋，搖搖晃晃，形狀極其難看。寒萼又好氣，又好笑。心想：「八魔等人不知從哪裏去尋來這些山精水怪，也敢到人前賣弄。不如早些打發他回去，省得叫他留在世上現眼。」心中正這麼想，偏那何明形象雖

然不濟，發出來的那一把飛叉竟是非常厲害。寒萼因守紫玲之戒，不便再將寶相夫人的金丹祭起。及至見鬥了一會兒不能取勝，山坡上面五鬼天王尚和陽又唸咒倒轉越疾，隱隱還聽得水火風雷之聲在地下發動，知道再有一會兒，魔陣中地水火風便要發動；同時見那獨腳醜道士猛地將身一搖，又陸續飛出六把飛叉，叉頭上夾着綠火烈焰，直朝自己飛來。寒萼生來好勝，不問青紅皁白，將寶相夫人金丹放出。偏巧紫玲雙戰何新、何載，一道劍光敵住兩把飛叉，百忙中回望靈雲、輕雲敵許飛娘不下，急於前去救援，手指處兩根白眉針飛將出去。何新、何載不及避讓，打個正着，覺得胸前一麻，知道不好，大吼一聲，收叉逃走，未及回到坡上，雙雙倒地而死。紫玲除了何新、何載，一眼瞥見寒萼又用母親的金丹去破敵人飛叉，知道今天對陣上能人甚多，恐怕失閃，急忙把劍光一指飛將過去。何明不及躲讓，被紫玲劍光將那隻獨腳削斷，大吼一聲，遁回神羊山去了。

紫玲斬斷何明獨腳，急忙吩咐寒萼收回紅光，不準妄用。再一看靈雲、輕雲的劍光已被許飛娘壓得光芒大減，不敢怠慢，忙同寒萼雙雙飛上前去。寒萼首先上前，手起處一道青光先朝許飛娘飛去。許飛娘剛將左手一揚，飛起一道青光敵住寒萼，紫玲劍光又到。許飛娘見來的這兩個女子俱未在黃山見過，發出來的劍光又非峨眉傳授，便疑是勾引司徒平的兩個陰人。一面分出劍光敵住，口中喝問道：「來的兩個女子急速通名受死！」寒萼答道：「我姊妹乃寶相夫人二女，黃山紫玲谷秦紫玲、寒萼是也！你莫非就是那賊道姑許飛娘麼？」許飛娘一聽來人果然是勾引司徒平的秦氏二女，知道這兩個女子得了寶相夫人傳授，師文恭便死在她們白眉針下，不由又驚又怒，口中罵道：「賤婢好不識羞！勾引我叛徒司徒平，姦淫叛教，還敢在仙姑面前猖狂。今日定叫你這兩個賤婢死無葬身之地！」說罷，手指處劍光緊得一緊。紫玲、寒萼見許飛娘一人敵住四人，發出來的劍光如同青龍鬧海一般，知道不敵，正要取出法寶施放。許飛娘早已防到這一着，不俟紫玲姊妹動手，先下手爲強，從懷中取出十八粒飛星彈，一出手便是十八顆銀星，夾着一團煙火，朝靈雲、輕雲、紫玲姊妹四人頭上飛去。四人一見不好，劍光又被許飛娘劍光絞住，不及撤回救護。正在心驚，倏地空中一聲長嘯，飛上一人，高聲說道：「妖陣業已發動，爾等快快收回劍光，照我所言行事。」說罷，將破袍袖往空一揚，許飛娘十八粒飛星彈如同石沉大海，落在那人袖中。四人定睛一看，來人正是怪叫花淩渾。這時女神童朱文已將巫山牛肝峽穿心洞主吳性的瘟篁釘用天遁鏡破去，又用飛劍斷了他一雙臂膀。黃玄極迎敵竹山教妖道蔡野湖，被蔡野湖擺動奼女旗，正覺有點頭暈眼花。恰好朱文逼走吳性，追將過來，用寶鏡一照，先破了蔡野湖的奼女旗，同了黃玄極雙雙飛劍過去，將蔡野湖斬首。瘟篁童子金鐸雙戰陶鈞、心源，正在難分高下，忽見師父被一個女子用寶鏡破了妖法逃走，那女子手中一面寶鏡放出百丈五彩金光，所到之處，如入無人之境，知再延下去決難討好，連忙抽空收回劍光逃走。

衆人正殺得起勁，忽見淩渾現身出來收了許飛娘法寶，說了那一番話，便即隱形而去。同時地下風雷水火之聲越來越急，頭上黃霧紅雲如奔馬一般，往中心簇擁，知道魔陣業已發動。大家一面迎敵，各往朱文、金蟬二人跟前移近，準備萬一。許飛娘見淩渾一照面，便破了她多年辛苦煉就的飛星彈，心中大怒。正要使用法寶，忽見尚和陽在山坡上手持那面大旗一揮，立刻便有一團十餘畝方圓的紅雲往敵人劍光叢中飛去，知道魔陣立刻發動，祇得停手收了劍光。餘下妖僧妖道也各將法寶收回，隨定許飛娘回到各人方位，從懷中取出一面幡，靜候尚和陽號令施行。靈雲這一面，見山坡上飛起一團紅雲，敵人將劍光紛紛收回，不敢怠慢，恐怕劍光被紅雲損污，也都各人收了飛劍。朱文早有準備，站在衆人面前，將寶鏡照將過去，鏡上面發出五色金光，將那團紅雲擋住。尚和陽一見紅雲無功，用手往四外指了幾指，接着便是幾聲雷響。毒龍尊者同各門上妖僧妖道知道敵人俱已在生門困住，便將陣勢在生門上縮攏。靈雲等在朱文寶鏡金光籠罩之下，祇聽金光外面震天價大霹靂與地下洪濤烈火罡風之聲響成一片。一會兒工夫，毒龍尊者趕到，口中唸唸有詞，號令一聲，各門上妖僧妖道將小幡一展：紛紛將軟紅砂祭起，數十團綠火黃塵紅霧飛起在上空，遮得滿天暗赤，往靈雲等頭上罩將下來。同時地面忽然震動，眼看崩塌。朱文一面寶鏡祇能攔住那團紅雲，正愁不能兼顧。紫玲見勢危急，忙從金蟬手中取回彌塵幡，口誦真言，接連招展，化成一幢彩雲，剛剛昇起。忽然山崩地塌一聲大震過處，衆人適纔立身之處陷了無數大小深坑，由坑中先冒出黃綠紅三樣濃煙，一出地面，便化成烈火、狂風、洪水，朝衆人直捲過來。紫玲、朱文不敢怠慢，一個用彌塵幡，一個用天遁鏡，護着衆人，不讓妖法侵犯。

似這樣支持了兩個時辰，五鬼天王尚和陽滿以爲地水火風一齊發動，又有毒龍尊者軟紅砂，敵人決難逃生。誰知敵人先用一面鏡子攔住了他的魔火紅雲，接着又化成一幢彩雲，在水火烈風中滾來滾去，雖然將敵人困住，竟不能損傷分毫。正在心焦，偶一回顧各門上妖僧妖道，除已在剛纔傷亡逃走者外，個個都在，祇死門上獨角靈官樂三官沒有到來，空着一門。祇要被敵人看出破綻，仍可用那幢彩雲從死門逃走，不由又驚又怒。他還不知樂三官居心不良，想誑他白骨鎖心錘逃出山去。想起那錘乃是自己多年心血煉就的至寶，恐怕樂三官有甚麼差錯，忙對毒龍尊者與許飛娘道：「二位道友且在此主持，待我去死門上觀察一番就來。」說罷，一朵紅雲便往死門上飛去。到了青螺谷口一看，日光已快交正午，四外靜悄悄的，通沒有一些動靜。再尋樂三官，已不知去向，好生驚異。猛一尋思，不由頓足大怒道：「我受了賊道的騙了！這錘被他騙去，又誤傳了他的用法。除非得到雪魂珠，纔能收回此寶，報仇雪恨。」剛在自言自語，咬牙痛恨，忽聽遠處地底起了一陣響動，聽去聲音不似發自生門陣上，仔細一聽，好生驚異。忙將身縱起空中，

往四外查看蹤跡，猛見對準生門子午正位上，有一座山峰，好像已往生門那邊移動，峰上面起了千百道濃煙，看去好像就要拔地飛起神氣。適纔地底的聲音，便是從山峰那面發出。看出是有人用地水火風天魔解體大法，來破自己的魔陣。借着正子午方位，正子午時辰，發出天火地雷，不但魔陣頃刻瓦解，陣中諸人道行稍差的絕難活命，連敵人也要玉石俱焚。就在這轉眼之間，那座小峰果然漸漸離開了地面，往魔陣生門飛去。一看日光，收陣已來不及。猛想起：「鄭八姑得了雪魂珠，如今又與峨眉一黨，她走火入魔，身子不能轉動，今日未來，必然還在玄冰谷內。敵人傾巢來此，谷中祇剩她一人，何不趁此時機飛到玄冰谷，奪了她的雪魂珠？再去尋樂三官，奪回白骨鎖心錘。豈不是兩全其美？」想到這裏，自以爲得計，也不顧魔陣諸人死活，徑自喊一聲：「疾！」駕紅雲往玄冰谷而去。

他走不多一會兒，下面岩石後面轉出一個大漢，一個花子。那大漢手中提着一個綁着的道士，對花子說道：「師父把這牛鼻子弄死了多幹淨，還留着他作甚？」那花子答道：「你知道些甚麼？」說罷，往空中一看，也不說話，劈手從大漢手中搶過那道士，背在身上，往谷外便跑。那大漢忙喊：「師父帶我一同去。」那花子眨眨眼已跑得沒了蹤影。這兩人正是怪叫花窮神淩渾與陸地金龍魏青。原來魏青本想隨了衆人同走，一來自己不會劍術，師父雖傳了一條鞭，因不知用法，始終沒有用過，二來又有淩渾吩咐，祇得留了下來。他獨自一人坐在山石上面，眼望衆人去處，遠遠光華亂閃，知道已同敵人交手。心想：「自己又不會劍術飛行，這裏正是青螺入口處，要是遇見妖人走來，豈不是白喫虧？」想到這裏，便想去尋一個僻靜所在藏身，等候淩渾到來再說。他因淩渾在戴家場說過，將來到了青螺，即可收他爲徒，所以這次執意隨定心源等同來。今日聽劉泉說，果然有用他之處，甚是高興。又恐淩渾走來尋不見自己，豈不將機會錯過？不時從藏身的岩石後面往外探頭探腦。正在獨個兒搗鬼，忽見谷外一個紅臉道人，穿着一件水火道袍，額上生着一個大肉包，身揹葫蘆、寶劍，手裏拿着一件骷髏骨做成的兵器，四面俱是煙霧圍繞，直着兩眼跑來。魏青見那道人一身邪氣，連忙縮腳，隱身巖後躲避。祇見那道人越跑越近，暗喊不好，正待準備廝殺。誰知那道人好似未見魏青，竟從身旁跑過。魏青正在暗幸，不多一會兒，那道人又飛也似的跑了回來，這次與魏青相隔更近。魏青一面暗中提防，細看那道人已跑得氣喘吁吁，頭上黃豆大的汗珠子直流，兩眼發呆，看準前面，腳不沾塵，拼命飛跑。似這樣從魏青身旁跑過來跑過去，有好幾十次。魏青見那道人好似中邪一般，慌慌張張，始終沒有看見自己。起初因見那道人形狀異樣，手中兵器又有煙霧圍繞，情知不是對手，所以不敢上前。後來見那道人累得上氣不接下氣，步法漸漸遲緩。同時又聽得遠處地底水火風雷之聲混成一片，拿不定衆人吉凶。淩渾又不見到來，自己藏的地方甚爲隱祕，被這道人在身前跑來跑去，師父來了又看不見自己，

不由煩躁起來。心想：「這妖道定是中了甚麼邪術，失去知覺。我何不等他過來，掩在他身後給他一刀，也省得在此呆等。」想到這裏，手中拿刀，靜等道人跑來，好躥將出去下手。剛打好了主意，恰好那道人踉踉蹌蹌跑了回來。魏青剛要下手，猛一擡頭，見對面山崖上坐着一個花子，拿手指定那道人，那道人便隨着他手指處往前飛跑，像有甚麼東西牽引似的。定睛一看，那花子正是怪叫花淩渾，心中大喜，不由失口高叫了一聲師父。那道人猛被魏青這一喊，好似有點覺察，稍微遲疑了一下，仍是往來跑着。魏青看見淩渾，顧不得再砍道人，徑往對面崖上跑去。眼看跑到淩渾跟前，忽見淩渾站起身來，祇一晃便不知去向。魏青好生着急，喊了幾聲師父，不見答應，四外觀察，也看不見淩渾蹤跡。纔知那道人跑這半天，是受了師父愚弄。暗恨自己不留神對面，錯過機會，心中又悔又恨。

魏青再看那道人，也不見迴轉。往他去路一看，相離里許多地的一塊山石上，好似臥着一人，疑心師父未走，連忙下崖，跑了過去。漸漸跑近一看，原來還是那道人，兩眼發直，口吐白沫，手中拿着那個骷髏做成的一柄大錘，爬伏在山石上面，錘上煙霧已無，不由喊了一聲晦氣。正要回轉，猛一想：「這道人雖會妖法，現在已經失了知覺。他拿的那怪錘定是個厲害法寶，還有他背上那口寶劍也定比我這把刀好。本想乘他不覺將他殺死，一則不知他那怪錘的用法，二則又恐道人會金鐘罩等功夫，一刀砍不死，反倒打草驚蛇。莫如先將他的怪錘、寶劍盜來，再想法將他捆上，用他的兵器逼問他怪錘的用法，豈不是好？」魏青心性粗魯，想到就做，從不計甚麼利害。他起初怕打草驚蛇，以爲這樣計出萬全。殊不知如非淩渾故意成全他兩樣法寶，用法術將獨角靈官樂三官制住，樂三官神志一清，飛劍便要了魏青的性命了。這且不言。

魏青打點好了主意，將身蹲下，蛇伏鶴行走近前去，見那道人絲毫沒有覺察。便從那塊山石下面掩到道人身後，輕腳輕手爬到石上。用手捏着道人背上劍柄，纔輕輕往外一抽，鏘的一聲，一道青光，那劍業已出匣。把魏青嚇了一大跳，忙接連幾縱，縱出去有二十多丈，見石上道人並未轉動，纔得放心。一見手中這口寶劍，如一泓秋水，青光耀眼，冷氣森森，劍柄上盤有一條小青蛇，還有朱文篆字。魏青又驚又喜，不及細看，先拋去了手中刀，決計再去盜那柄怪錘，仍照將纔掩身過去。這回是在道人前面，格外加了小心。及至近前，見那道人身子趴在那塊山石上面，左手持錘，往下懸着，錘頭是五個骷髏攢成的梅花瓣式，白牙森森，口都向外。魏青輕悄悄掩到道人睡的山石下面，恰好石下有凹處可容一人。魏青先掩身山石凹處，略微定了定神，聽了聽上面沒有響動，探頭往上一看，道人仍是昏迷不醒。魏青見那錘古怪，不敢用手挨近錘頭。想了一想，耍着膽子往前一探身，捏住錘柄，從道人手中一奪，容容易易奪了過來。魏青膽子越來越大，

又繞回山石後面，摘去道人劍匣，將劍插入，佩在身上。將錘藏過一旁。徑去解下道人身上絲絛，將道人四馬攢蹄捆了起來。那道人一任魏青擺佈，竟和死了一般。魏青將道人捆好，再回身去拿那怪錘來逼問用法時，那錘已不知去向。正在驚疑，忽聽道人呻吟了一聲，手腳動了兩動。魏青大喫一驚，顧不得再尋那怪錘。正要撲上前去，那道人業已醒轉，睜眼一看，覺得身上疼痛，手足被捆，大吼一聲，便要掙起身來。魏青知他會使妖法，哪裏容他掙斷綁索起身，早一個虎撲撲上前去，兩手掐緊道人喉嚨不放。魏青雖然是天生神力，那道人也非弱者，叵耐他拼命奔走了半日，本已累得力盡精疲；加上他身上這根絲絛乃蛟筋擰結而成，不過用彩絲在兩頭打了幾根穗子，魏青捆得又非常結實，急切間掙斷不開。咽喉又被魏青用力扣緊，連氣都透不出，祇得暗運元功和魏青掙命，在山石上打滾。

原來樂三官將五鬼天王尚和陽的五鬼白骨鎖心錘騙到手中，又傳了用法，心中大喜，仍恐尚和陽看破，不敢現於辭色。及至辭別尚和陽與毒龍尊者，向谷口生門飛去，心想：「這白骨鎖心錘乃是尚和陽在雪山用數十年苦功，按五行生剋，尋到五個六陽魁首，還糟踐了四十九個有根基人的生魂纔煉成此寶，準備二次出山尋峨眉派的晦氣，得來煞非容易。看連日形勢，就祇一個怪叫花淩渾，已是破青螺而有餘，何況聽說峨眉方面還來了不少的能人。師文恭何等厲害，尚且身遭慘死，這就是頂好的前車之鑒。我留在此地，雖不一定玉石俱焚，也決難討好。我雖與尚和陽初交，他竟肯將這種至寶借我，還傳了用法，真是千載良機。不如帶了此寶，尋一個無人注目的深山岩穴之中隱藏起來。尚和陽立志和峨眉尋仇，早晚必死在敵人手內，那時我再出山不晚。」想到這裏，非常高興。轉眼到了死門，並不往下降落。正待往東方飛去，猛覺腳底被一種力量吸住，往下降落。低頭一看，下面正是青螺谷口外面，有一人朝上面招手，自己便身不由主地往下降落，知道遇見能手。先還仗着白骨鎖心錘在手，倘若那人爲難，還可借他試試錘的厲害。及至落地一看，那人正是日前晶球上現身的那個怪叫花淩渾，不由大喫一驚。纔一見面，那花子齜牙一笑，說道：「今天青螺山這麼熱鬧，道爺往哪裏去？何不與我這花子談談，解個悶兒？」樂三官知道厲害，一面暗中準備，假裝歡容，躬身答道：「貧道本是應青螺友人之招，來此閒遊，誰知兩派又自殘殺，實非修道人本分，不願參加這場死劫，告辭回山，打此經過。道友相招，不知有何見教？」淩渾聞言，笑道：「我招道爺下來不爲別的，俗語說得好：『強賊遇見乖賊，見一面分一半。』可惜道爺祇得了鬼娃娃一件死人骨頭，不好平分，就這樣送我，我又於心難安。這麼辦吧：我如今正想趕走青螺這一羣魔崽子，道爺反正暫時拿它無用，不如借我用上幾天，再行奉還如何？」樂三官知他說的是白骨鎖心錘，既敢明言強要，一定來者不善，心下雖然着忙，仍假裝敷衍道：「道友敢是要借這柄白骨錘麼？貧道將此錘借給道友，原本無關緊要，怎奈此寶乃尚天

王之物，貧道向他借來，原另有用處。如今雙方正在尋仇，貧道豈能將朋友之寶借與他的敵人？久聞道友神通廣大，要此寶何用？休得取笑，告辭了。」

樂三官原知這個怪叫花難惹，自己騙寶逃走未免情虛，所以強忍怒氣，祇圖敷衍脫身了事。誰知言還未了，被淩渾劈面啐了一口，口中罵道：「賊妖道，給臉不要臉！你還打量我不知道你是從鬼娃娃手上騙來的麼？」說罷，伸手就是個大嘴巴。樂三官猝不及防，被淩渾一下打得半邊臉腫起，太陽穴直冒金星。心中大怒，將手一拍腰間，先飛起一道青光直取淩渾。淩渾哈哈大笑道：「我徒弟在山頂上受了多少天寒風冷雪之苦，我正愁少時沒有酬勞，竟有送上門的買賣。」說罷，手伸處將那道青光接住，在手上祇一搓，成了一團，放在口邊一吸，便吸入腹內。張開兩手說道：「你還有甚麼玩意，快都使出來吧。」樂三官本煉有兩口飛劍，一名霜角，一名青冥。祇青冥能與身合一。霜角新得不久，尚未煉成，便是魏青所得的一口。青冥劍經他多年苦修，差不多飛劍均非敵手，一看被淩渾伸手接去，又急又怕。口中唸唸有詞，將白骨鎖心錘一擺，立刻錘上起了紅雲綠火，腥風中五個骷髏張開大口獠牙，直朝淩渾飛去。淩渾隨口喊：「妖法厲害！」回身往谷內就跑。樂三官不捨那口飛劍，一手掐訣指揮白骨錘，隨後便追，口中高叫道：「賊叫花子，你快將飛劍還我，我便饒你不死！」剛剛追進谷口，忽見前面淩渾跑沒了影子。正在用目往四外觀察蹤跡，暗中頭上被人打了一掌，立時心中一陣迷糊，耳中祇聽尚和陽的聲音罵道：「大膽妖道，竟敢將我的法寶騙走，今日不要你的狗命，我尚和陽誓不爲人！」樂三官擡頭一看，尚和陽手中執定魔火金幢，發出百丈紅雲，從後追來。嚇得心驚膽裂，幾次想借遁駕風逃去，不知怎地法術竟失了靈驗。知道尚和陽意狠心毒，被他追上，便死無葬身之地，祇得亡命一般往前飛跑。跑出去約有十餘里地，聽得追聲漸遠，正在慶幸，猛聽前面又是一聲斷喝。擡頭一看，尚和陽又在前面現身追來。樂三官嚇了一大跳，慌不迭地往回路就跑。剛剛跑到谷口，尚和陽又現身出來攔住。似這樣來回來去，跑了有幾十次。末後一次，看見前面巖上有一個大洞。回看後面，尚和陽沒有追來。這時他已力盡精疲，再也支持不住，提起精神，用盡平生之力，想從下面縱進洞去躲避。身纔縱起，便見淩渾站在那塊山石上面，自己想退回已收不住腳，恰巧鑽在他的胯下，被他騎住。樂三官還想掙扎時，被淩渾兩腿一夾，眼前一黑，便暈死過去。醒來又被人捆住，扣緊咽喉。飛劍業已失去，枉自會一身妖法，也是無法施展。祇能暗中提神運氣，苟延殘喘。一面運用元功，想去掙斷身上的捆綁。

似這樣支持了好一會兒。魏青用兩手扑緊樂三官咽喉，眼看將敵人扑得兩眼珠努出，紅得似要冒火，頭上青筋直迸，祇是弄不死他，又不敢鬆手。更恐怕遇見敵人同黨走來碰見，便不好辦。心中一着急，奮起神威大吼一聲，正打算運用鷹爪力重手法，將全身之

力聚在十個手指頭上，將敵人活活扑死。

忽然眼前一晃，淩渾現身出來。魏青一高興，口中忙喊師父，微一分神，手中稍微鬆了一鬆。樂三官正等這種機會，更不怠慢，雙腳在山石上用力一墊，一個魚躍龍門式，掙脫了魏青雙手，從山石上面倒着身挺縱下去。心中還想用法術報仇，身子立定，一眼看見站在魏青一起的正是那怪叫花淩渾，手上拿着自己從尚和陽手中騙來的白骨鎖心錘。他並不知適纔尚和陽追他是淩渾的法術，一見尚和陽不在，那錘卻到了怪叫花手中。揣想尚和陽不是被淩渾趕跑，便是遭了毒手，自己如何能行，嚇得回身就想遁去。魏青見道人逃走，一把未抓住，惟恐淩渾又隱形遁去，顧不得再追道人，連忙過去跪在地下行禮，兩手緊抓住淩渾衣服不放。淩渾道：「你捉的人呢？」魏青道：「跑了。」淩渾道：「沒出息的東西！牛鼻子跑了，你還不去追！」魏青道：「我去追時，你老人家又要跑了。我不去。」淩渾道：「凡是我收的徒弟，都得給我立點功勞。你不將牛鼻子捉住，我也不能收你。」魏青道：「他會妖法，適纔是趁他睡着纔下的手。如今他又跑遠了，叫我如何追法？」淩渾道：「牛鼻子叫樂三官，我捉到他還有用處。我既看中了他，決跑不了，你看牛鼻子不是又回來了麼？」魏青回頭一看，忽然那道人又如飛地跑了回來，神情十分狼狽，好似有人在後面追他一樣。魏青仍不放開淩渾，還是緊抓淩渾衣服不肯上前。淩渾道：「你再不去將他捉來，我叫鬼骨頭咬你。」說罷，將手中白骨錘朝魏青一晃，錘上那五個骷髏頭便都離錘飛起，張開大口，伸出獠牙要咬。魏青忙說：「師父休要着惱，我自去捉那道人去。」這時樂三官已從魏青身旁跑過，魏青祇得從後追上。那樂三官原本是駕風遁去，身子起在半空，便覺有重力牽引，墜了下來。知道不好，正要覓路逃出山去，忽然胸中一陣迷糊，擡頭一看，五鬼天王尚和陽又在前面追來。嚇得樂三官慌不迭地回身就跑，耳聽後面追趕甚急，連頭也不敢回，一味亡命般往前逃走。

樂三官逃了一陣，猛想起：「錘被淩渾奪去，已不在我手中。尚和陽苦苦追趕，早晚被他追上，難保活命。何不索性回身，對他實話實說？他知此寶被淩渾奪去，必不肯善自甘休，也許捨棄自己，去尋淩渾算賬，豈非死中還可求活？」想到這裏，便停下步來。聽得後面追聲已近，正要回身喊：「天王息怒，容我一言。」誰知回頭一看，後面追來的哪裏是甚麼五鬼天王尚和陽，卻是適纔用手差點將自己扑死的那個黑大漢。再一看大漢後面，淩渾並沒有跟來，略微放心。心想：「我今日如何這樣晦氣顛倒？將盜來的寶貝失去不算，還饒上一口飛劍，適纔差點死在黑漢手內，他還苦苦追逼。莫如趁賊叫花未跟來，將他殺死報仇，稍出胸中惡氣。」想到這裏，伸手去拔身後寶劍時，寶劍業已失落。再一看那大漢，業已追到面前，手中拿的一口寶劍正是自己之物，不由又驚又怒。因聽魏青適纔叫淩渾師父，摸不清他的深淺，不敢造次，先讓過魏青手中劍，暗運真氣

朝着對面一吸。那口劍原經樂三官煉過，雖不能飛行自如，卻已身劍相應，被樂三官運用五行真氣一吸，果然脫手飛回。樂三官連忙伸手接住，知道敵人並無多大本領。越想越有氣，一面舉劍便刺，左手掐訣，口中唸咒，滿想用法術致魏青的死命。魏青見寶劍忽然脫手，飛向道人手內，便知不妙。又見道人口中唸唸有詞，頃刻之間狂風大作，飛沙揚塵，升斗大小的石塊滿空飛舞，劈面打來。自知不敵，連忙回身就跑，口中直喊：「師父，你老人家快來！我將牛鼻子引回來了。」樂三官在後面追趕，聽大漢又在口喊師父，恐淩渾埋伏在旁，先還不敢窮追。及至立定腳往前看了看，大漢喊了幾聲，淩渾並未出來，不由又動了報仇之心，試探着仍往前留神追趕。魏青一面跑，一面喊，見淩渾不露面，猜他又隱形遁去。眼看跑到適纔淩渾現身之所，仍不見淩渾影子。後面敵人卻越追越近，身上已被石頭打了好幾下。正在心中着急埋怨，忽見石凹中露出一隻泥腳。低頭一看，正是淩渾抱着那柄鎖心錘，睡得甚是香甜，鼾聲大作。錘上面五個骷髏看見魏青，又都在那裏張嘴伸牙，像要咬他的神氣。魏青顧不得害怕，喊了兩聲，不見淩渾醒來，道人業已追近。一着急，抓住淩渾兩條瘦若枯骨的泥腿往外一拉，將淩渾拖了出來，見淩渾仍是不醒。正要使勁推揉，那錘上五個骷髏忽然憑空離錘飛起，嚇得魏青連忙躲避時，那五個骷髏在綠火紅光圍繞之中上下翻滾，直朝樂三官飛去。這時樂三官追離魏青不過丈許遠近，忽見魏青一低身，從山石底下將淩渾拉出，正在驚疑，忽見白骨鎖心錘上五鬼飛來。他哪知其中厲害，不但不逃，還妄想用尚和陽所傳收錘口訣將錘收回，和寶劍一樣失而復得。誰知口訣還未唸完，那五個骷髏業已飛到，樂三官祇聞見一陣血腥味，立刻頭腦昏眩，暈倒在地。